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八月二十日丙寅盡閏八月十四日

庚寅

二十日丙寅隆祐太后至洪州

閏八月一日丁丑朔吕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杜充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
御營使參知政事王綯御營副使　賜呂頤浩辭免不
允詔　勑頤浩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朕惟有不世
之畧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
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絶人之資澤加生民勲在王室
兹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迺者申劾使軺
趣朝行闕名見便座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兹
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冡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

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葢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為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為卿道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潰軍輔逵降於王燮　輔逵擾於楚漣水之間朝廷以王燮為淮南招撫使以討羣賊逵欲受燮招安乃諭其衆曰當竭力取漣水南寨得寨則受招安衆皆諾遂攻南寨寨在河清之中流狹而長逵令斫木為筏併

力攻之拔其寨大肆剽掠然後詣𠡠降

十四日庚寅宮儀及金人戰於密州軍敗李逵吳順以密州降於金人　宮儀經夏與金人相持屢經戰未有大勝敗七月儀屯於盤石溝在密州之南八十里分屯於常山王廟入城二十里金人於密州之北三十里時遣人在城下招密州降李逵吳順曰今南有宮儀北有大金安敢投拜若能破宮儀即日投拜如不然或宮儀破大金軍亦降宮儀今孤城無援唯強是從金人主

将特默萬户深然其言遂不敢攻且專謀破宫儀矣南門外雖坦途然兩邊皆山在二十里之間有常山王廟儀以兵扼其路金人乃颭言宫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差勝於我我之步軍十不能當儀之一儀聞之以為然金人不時出兵轉戍而南侵常山王廟儀兵禦之金人佯若不勝而退去以為常凡月餘儀之軍皆以金人為易與耳金人知儀衆皆懈至是馬步齊進馬軍在前方戰馬軍少歇步人齊進而馬軍兩翼亦進

儀兵不能當皆兩邊奔山高處金人以馬軍徑趨八十里直犯盤石河大寨儀猶不知衆皆奔潰儀及劉洪道奔九仙山金人進逼之儀及洪道以餘兵數千奔海州漸至楚州又為郭仲威所敗乃闕里至真州儀兵已敗金人責李逵吳順如約逵順遂以密州降於金人後逵為順所殺儀至真州得旨轉兩官遥郡刺史其轉官遥郡制曰勝敵而擒茲為妙筭聞功則賞豈限常規矧轉鬬以猝然決重圍以俄頃忽而不錄何以示公具官其

膽畧沈雄神鋒警捷獨出萬夫之上親更百戰之餘比緣彊敵之師徧蹂全齊之地過城輙下連辟方堅汝揚貔虎之威盡復金湯之固爰峻加於顯秩仍升刺於大州勉建奇功更圖茂渥洪道至朝廷言儀在京東時事缺儀自縊取首級送行在其將蔡清耿安皆檻送行在撥其軍隸王瓊洪道以向大猷同赴行在言大猷受金人偽命知青州其出榜文多指斥有反狀明白大猷伏罪遂斬之 胡寅上萬言書 臣昨於閏八月一日覩詔

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左顧荆鄂右趨吳會安危利害下問羣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及此何者以陛下自錢塘未幸江寧也詔曰已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都之名符啓建之議改為建康也有詔曰天人允屬興邦正議於罷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立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宫及百司不預軍旅者之南昌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言以死答羣生矣前後三詔不出半年之間而立言措辭不同如

此臣所以畏懼疑惑卒無以上對退伏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詢於在庭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為利以危為安則其負誣神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輙傾愚見不避誅死泛論建炎誤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廹切仰德意之寛大兾功効之可圖忘觸犯之難恕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臣今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葢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収人

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知不可不改也一昨陛下受淵聖皇帝之命出使河北二帝既遷則合糾率師徒北向迎請而遽膺翼戴亟居尊位遥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巡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衆口南巡淮海偷安歲月金人深入陜右遠破京西譢不治兵略無捍禦盜賊並作一切抬撫無辜之民千里塗地然怨氣上觸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域中請行郊服朝廷之上自謂中興敵

騎乘虚直擣行在疋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正寳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逺逃軍民怨言如出一口存亡之決在於目前凡此節次十數條皆所舉措失人心者也自古興亡固不足道且以中興而能存者道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唐肅宗皆中興賢君莫不能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必有成者則又本於忿恥恨

忮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肯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中興未有承衰微之後繼決之餘切切焉固陋以為榮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長久而無禍也臣嘗計天下事今可謂多矣請毛舉而論其要尤在於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奸慝十事而已今政事未修也何以富國强兵邉陲未備也不聞長慮却顧論軍旅則罷耎不勝其任論人才則混淆未得其真盜賊跨州連縣而莫敢誰何賞罰昧

於功罪而士氣先阻大農當務足食而軍無見糧名實當責成效而類多苟且左右使令豈無倿諛百官有司尚有奸慝天下之事所當留意不可忽者今皆悖理傷道如此而謂無以致天譴其可得乎皇天譴怒於上矣固當深思極慮而應之以實念十事之未當和氣之未格深自貶損以省厥咎至德也恭承祖廟以致中興至孝也此之不圖而姑務儉素之小節宥赦之小惠此豈承天之道也哉故曰陛下未得其道

故也今陛下欲承天意以求治當先自此十事始十事既得其當自反而昭德塞違以明示四方使中外咸知陛下求端於天之意如此其切不徒於虚文則民悦於下矣民悦於下天鑒於上變禍為福又何難哉然恐陛下未得其要耳故臣願言之所謂修政事者何也臣謹按春秋魯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先儒未有說也臣謂王國之大宜無不服而茅戎小族至敢逆命王師傷敗故聖人疾而哀之以見四境盛而周道衰至此極也

今政事之大有甚於四境强甚而兵革不振者乎魯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說者以謂衛方有難同姓諸侯義當救恤魯為衛戍深得救災之禮而公子買以君命出戍乃敢違命而不卒事使魯有闕若以法論之則是乏軍興矣豈不可罪今政事之大有甚於爵祿與人而人莫敢用命者乎金師深入長驅郊保七八年矣兩宮遠狩九廟為墟天子蒙塵越在草莽而金人猶以為未足也正欲飲馬長江投鞭中流以快其志

中國惴惴焉奔命之不暇将何以逞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不急於此乎故曰敵國强盛而兵草不振也古之明王得操縱之術役使羣動凡狙詐効力皆為我用其孰敢不力少不如意科罰隨之矣今朝廷欲濟一事唯恐人之不吾從也好爵以縻之甘言以誘之拜一大将如呼小兒刻印封印亟於反掌初無快士來應時須而辦吾事者不過迎合所求以取名位既得之則固已望望然有滿志矣尚肯自効耶及責其成功則

曰非我也勢使然也豈理也哉此無綱紀敗壞而不振
也是猶可忍也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
於此乎故曰爵祿使人而人不從命也抑又甚焉者臣
聞春秋以王命為貴所以出者重也渙號一出四方萬
里若風行草偃之速其可朝令夕改無一定之計乎朝
廷出令則如反汗夫汗豈可反耶昨日所行今日已變
今日之論明日復改凡百執事相顧睥睨無所適從以
致敗事者職此之由也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内則立

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名還廟謀成算其果安在今既欲舉大事盍先計策當安出設以為疑則議之於早慮之於初成算已定而後施行不然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盍早圖之此尤修政事之大者也所謂備邊陲者何也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國無小大疆埸之事不可忽也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其又甚焉勇夫重閉况國乎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其初土不過同終大通於

上國衛其四境故也謹按春秋書梁亡者其說曰梁自亡也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寇至則去之民懼而潰遂并於秦聖人傷之葢哀梁伯之不虞而深譏邊鄙之無備也又按春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葢楚初無必取莒之意而莒不為備以自取敗故楚人得而入之而國遂以亡此亦不備不虞之罪也故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恃其陋而不為備故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

豈不哀哉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戒靖康以還數經大故邉陲之事尚復何言而南渡之後未有逺畧以為後圖者甚可怪也長江千里襟帶形勝風波渺茫自古為險用武之圖可不先議藩籬以固吾圉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左氏譏之以令天下蕩蕩數千里而敵人欲至即至若入無人之地此何理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楚國區區猶各守疆埸今外敵之來恬置而不問可乎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復興有夏越王棲於會稽亦能以其國霸何者得上策自治之道宜其能復興也夫豈無備而能復興乎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唇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逼三十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

以來恃以為障塞者今不過置二三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桀為彼先驅形勢藩籬何所賴焉壽春淮甸尤為江左形勢要害之地昔李煜叛命以周世宗英主猶屢困堅城之下曠日持久僅能克之壽春既破而江左揺矣以是知淮南為江左根本明甚而況淮甸離散之民茍不經畧其地勞來安集則隨軍實而長寇讐禍至無日矣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而執費人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

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
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
人無歸不親南氏將馬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魯
史記之言猶在耳況今天下之勢而可忽耶伏惟陛下
念春秋梁亡之戒悲莒潰入鄆之事謹嚴邊備堅守淮
甸扼其要害絶其窺覬然後一意從事於政治摩厲以
須用圖興復如行快馬奔平地宜無難者若牽於將帥
之論惑於矛盾之說退避藏匿狼顧不振則陛下雖有

求治之志亦無益矣臣所謂當修邊陲以承天意者此也所謂治軍旅者何也臣聞治國之道莫先乎兵晉所以霸師武臣力故臣謂今日之事無先於治軍旅者而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閲何謂選將先志有之安邊陲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又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謹按春秋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或者曰宋不能擇將舉

三軍之衆付之不知兵之人故臨戰而屢敗且以為其
敗誠宜而無哀憫不忍之意獲宋華元者言見獲之易
且言其當然也将者國之存亡所係以漢高祖之才不
過能将十萬而高祖亦自知其不如韓信故舉大将之
權一朝而拜之諸将不以為嫌大臣不以為過者足以
勝其任也今王室危甚緊諸将是賴當得知兵慷慨之
士付之重權庶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竟有不
知兵法不習戰鬭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

死志外不能讋服敵人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趑趄以邀其上甚且有急首倡奔潰豈不痛哉此臣所以願選將也何謂蒐練古者良將於軍政日夜整齊而振飭之如農夫之務去草馬凡老弱游惰一切去之故皆健而能戰臣按春秋書大蒐者四雖各有譏刺其義不同然亦善其能留意軍政故詳書之抑以見不教民戰而棄之者甚可惜也在魯莊公八年春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是魯已出師矣而繼以甲午治軍意者雖時不閑習

軍政至是師出而後蒐簡亦猶愈於終不治兵者矣故謹書其日以詳備其事而又書秋師還以善之以見是師之出已成軍旅及其還也宜無喪亡之憂全而歸為可嘉也祖宗豢養將士藩屏王室亦無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今朝廷微弱唯恃軍旅國内空虛養兵尚衆豈得已也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為將帥者以動揺軍情為畏唯務姑息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比年以來殊未聞軍旅之衆能立效以報上者無他可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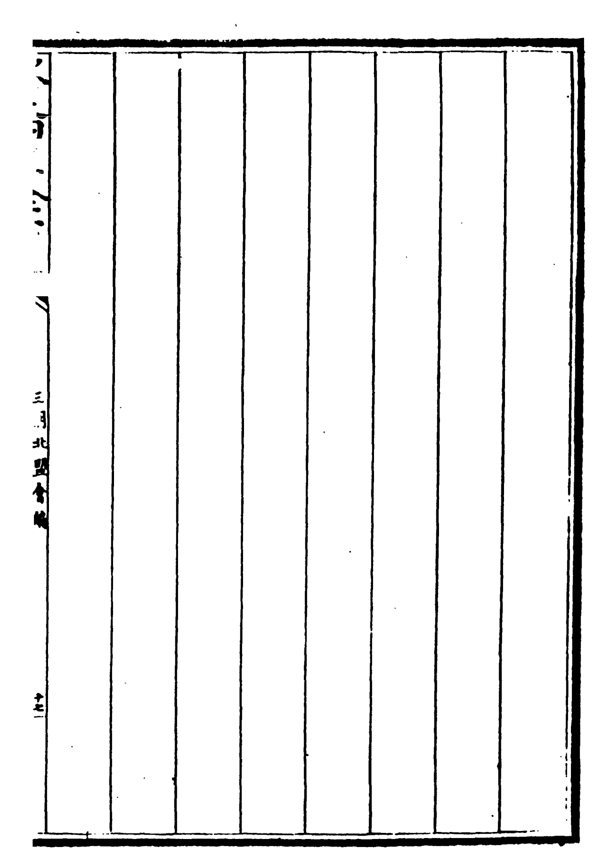
兵無幾而疲耎者又不足以當敵人之鋒故常敗事為今之計宜無卹紛紛之論而唯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能齊致死也此臣所以願蒐練也何謂教閱臣聞養兵以待一時之用則當素有以作其敢為之氣教之閱之以習熟其見聞使其閒居無事軍中有投石超距之戲則緩急可用也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卒敗晉師於邲今議者不然每論此則以煩擾為畏嗚呼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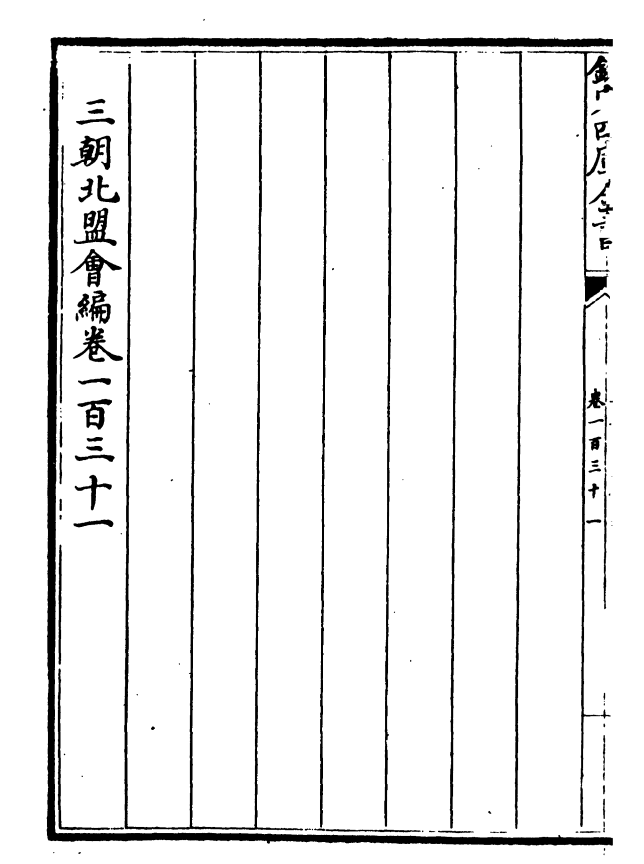
而欲羸而惡囂乎臣謹按春秋八月壬午大閱閱者閱習軍馬教戰陳之事也去古既遠司馬九伐之法四時振旅之事已不復見魯小國耳猶能大閱未必有意復古亦能不廢軍旅之事矣故特書時月與日而喜之其他蒐狩未有書日者也今養兵雖衆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為事者進退坐作卒旗鎧仗之事恬不習熟此猶足恃以為固耶而貴游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肉其

足食乎此臣所以願教閲也教閲者軍旅之急務臣故曰論軍旅則疲耎而不勝任者此也伏惟陛下覽華元之奔覆念蒐狩之唯謹知治兵之無忽思大閲之當法每選將則當如漢高祖之用韓信彼幾敗乃翁事之腐儒不知兵之武夫不能得士卒之歡心者皆勿用每蒐練則願以魏公子無忌救趙為法彼老而不可用少而未可用鰥寡孤獨癈疾皆有所養者省去之每教閲則當以王翦治兵孫武試兵為法彼失伍離次敗羣亂衆

申令不肯從者必罰無赦三者既備則軍政已立若夫轉餉餽糧簿書錢穀之責則有司存可次第而舉臣所謂當治軍旅以承天意者此也恭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有撥亂之畧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義夙興夜寐力圖興復真有意於為治矣自星變敷求讜論至誠懇惻上格穹旻以臣不肖謬蓋所聞仰奉天聽故詳及外政之十事而又終之內政之二言嗚呼吉凶由人豈有常象在人君應之何如臣切

謂應天以實之事不過如此矣伏惟陛下俯聽芻蕘之議深惟格王正厥事理以幸天下臣將見迎兩宮之回鑾奉六龍而息駕九廟乂安百姓休息四方稽首諸蕃聽命效驗可必若夫桑生於朝雉登鼎耳變災為福天其或者安知不在此時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若謂臣文詞鄙陋言議淺劣則又非陛下所以求直言之意是以輒肆其狂直少効區區愛君憂國之誠而不敢自疑干冒明威伏須罪誅臣無任云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十四日庚寅盡十月二十三

日戊戌

李成遣人詣行在受招安未回復反　李成在泗州聲

言願歸朝廷因曾刼杜充老小於汴河殺二萬餘人皆

盡不敢赴行在朝廷聞之遣人齎文字往招安成大喜待使人甚厚成欲遣人隨使人赴行在軍中皆恐懼不敢行有張琮者安肅軍人語言稍辨利畧知書能謳小詞成之將佐會飲則置琮於坐隅令謳詞助歡軍中號為小張於是軍中將佐皆舉琮行遂命琮琮亦願赴行在乃具受招安之狀隨使人至行在宰相呂頤浩引問琮琮具道成不敢負朝廷願招安之意頤浩喜授琮秉義郎令招成赴行在琮曰琮不願為秉義郎俟琮再往李

成軍中宣布聖上德意及具道廟堂威望招李成同赴
行在琮元是安肅軍軍學學生願乞一文資恩澤順浩
尤喜乃授以承務郎且曰俟爾幹事回當遷官升加職
名遂齎文字復往招成未至泗州成已復反琮遂歸琮
以承務郎受温州監酒而去初令泗州進士許道作謝
表有曰恨無李廣之無雙願効顏回之不二有指為文
人宛順作先發赴行在行至滁州白塔市成回遂復反
京城副留守郭仲荀至行在　郭仲荀為京城留守也

人皆缺食糴米一升糶錢四五千雖有錢而無米有以米煑稀粥賣者置於髙屋之上先約錢二百文許之上屋然後以稀粥湯少許與之不然則為衆人所奪矣麻粰如三指濶賣錢二百文非强者不能買也至有人家做飯隣家窺其煙火測其將熟倒壁而入求少飲湯與老者潤咽喉而彼亦數世鄰居之故義不可却分數點而畀之人作過者愈多仲荀治事自凌旦抵暮無休息時斬殺每日不可計數乃自京師赴行在都人隨而

行者數萬離京城三四日物可買人始得穀食至是到
行在至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　程昌禹為京城留守
上官晤權京城副留守　程昌禹初為吏部郎官上在
揚州會昌禹知蔡州有進士陳味道順昌人與昌禹在
學會同筆硯有契是時順昌府郭允迪已投拜金人故
遣味道詣蔡州說昌禹味道至蔡州以刺謁昌禹昌禹
同州官見之味道叙拜禮畢昌禹因留早飲置酒五杯而
昌禹使人物色得味道隨行唯一紙被內有檄文昌禹

大驚即拍州官聚廳使擁味道至庭下以不忠責之味道祈哀昌禹曰與公雖有舊然事君之義固不當狥私以木驢釘之即日淩遲於市至是除京城留守 金人舉兵由淮東淮西西路來侵金人舉兵江淮兩浙民皆驚恐無人以却敵保境之策為獻者先是起居舍人胡寅字明仲上萬言書論天下事切中時病宰相呂頤浩不喜而罷之故天下之士皆箝其口矣 車駕幸平江府 杜充留守建康 上幸平江府以杜充為建康行

宮留守留中書印付充令王瓔韓世忠等兵皆聽節制

邵青受招安為沿江措置使司水軍統制　初邵青

以舟船擾於楚泗州之間又有丁立者同為首領是時

洪澤羅成亦以舟船擾於楚漣州之間為邵青丁立

所并青立後受江東制置司招安以立為統制青為統

領杜充防守建康也以青為沿江措置司水軍統制

車駕復幸杭州　周望為荆湖江浙宣撫使守平江府

周望以簽書樞密為荆湖江浙宣撫使陳思恭巨師

古曽玨張守忠兵皆聽節制

二十四日庚午李成據滁州　金人初有舉兵之報知滁州向子伋挈州治入琅邪山寨猶慮勢力單寡不能保守聞李成屯在泗州乃移書招成共守山寨成方未有所向得書欣然鼓行盡擄泗州强壯由來安縣趨滁州或謂子伋曰李成包藏深險不可測豈可放入寨中子伋亦悟遂不納成怒曰汝移書招我遠來置不見納且糗糧不具是二也二必有謀乃令諸軍措置攻寨遂

率兵入滁州　烏珠請於尼堪入攻江上尼堪等歸節要曰尼堪自東平歸至雲中鄂勒歡楝摩自濱州北歸燕山留達蘭守山東後達蘭移屯維州試舉人於蔚州遼人應詞賦兩廣人應經義張孝純充主文忻州進士孫九鼎為魁尼堪禁隱藏被擄亡者犯人罪死樞密院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府為河東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去中山慶原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名去慶祖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為

徐州以境有徐州廣信軍為遂州以昔乃遂州威勝軍為沁州沁水之源名也舊順安軍為安州永寧為州北平軍為永平縣樂壽縣為樂壽州肅寧城為肅寧縣僞元帥府禁民敝服及口稱大宋號者死劉陶知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謂其反覆無常心懷疑貳斬之後敵將韓常知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依舊犢鼻者亦責以澂服斬之內外臣民一時莫不震懾時服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無敢出焉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

死併樞密院於雲中除雲中留守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
主之尼堪以彦宗之故命其子苦簽書院事尼堪以通
事高慶裔知雲中府兼兩京留守西路兵馬都部烏
珠請於尼堪及鄂勒歡乞提兵渡江從之以北庭萬户
聶呼尼楚赫博索渤海萬户大托卜嘉漢軍萬户王伯隆
及起燕雲河朔民兵付之　烏珠率兵渡江　節要曰
靖康之初入京城時在内則城高池深兵食無足在外
則諸路勤王之師霧合雲集四方忠義士雖素不預軍

籍亦皆横身扼腕自備罷甲効命登先圖報國家二百年之德澤朝廷以天下之勢當一烏合深入之衆亦未足為累也復茍紓目前之急不顧日後之患許割地以議和敵既得去官軍随之北行若用种師道夾河三戰之策則敵衆無噍類矣時以親王宰臣在敵中使命絡繹道路約束諸軍不得少有犯敵至内有數騎輒犯官軍已斃數人官軍束手不敢擅動内有一卒不勝其憤輒擊殺一敵適會使命在軍目覩其事馬忠恐使命回

告朝廷遂斬其卒以徇且傳首於敵自後敵時以數騎張弓注矢戲犯官軍避之敵以為笑以至於敵馬尾相繼隨以出塞無敢誰何者由此勤王之師莫不解體故彼敵不踰半年復敢入攻至百雉戒嚴而天下勤王之師無向戰之心者失於和之一也至京城之陷也若御駕親征率軍民整陳而出亦足以當敵突圍而出亦足以脫敵矣何哉軍民雖非願戰然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韓信背水以破趙田單鑿城以擊燕是也

設若不能出城但収兵屯於舊城一如家計寨然後遣使卑辭厚幣許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則有死戰而無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軍必有縋城得脫者但有一二人得脫則四方勤王之師定相傳播無不知京城已陷御駕已出或御駕退保舊城如是則勤王之師孰不奮身赴難爭先救主也彼敵雖有破城之勢然内有決死之敵外有必救之兵内外受敵茍不釋去則與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豈能整陳而戰哭圍而出

及退守舊城耶臣曰不然葢京城與邊城之異也邊城
羣邑其内守城之軍不若攻城之敵之盛也所恃以為
命者惟城池而已城池既失衆寡不敵不為敗降則為
敵害矣京城侍御之兵守陴之士不下十萬而尼堪斡
里雅布兩路之兵共無六萬至如城破其勢非不足以拒
敵也何必淵聖速出見敵也譬若御駕親征遇敵於路
則亦無城池可守便當棄六軍以單騎入敵陳願議和
耶而城陷三日之間淵聖已幸敵營不惟城為敵陷又

且目無其朝廷也由是在内軍民在外勤王之師已成失國之人也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於和之二也至建炎三年春尼堪之犯揚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堪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入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强弩颷風之末不足畏無是時河北州郡尚未有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寇盜蜂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無知之甚

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辟拒而勿戰以挫其鋭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奇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不然糧道不繼又野不能掠以此制之敵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捨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為敵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之一也至是烏珠之至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

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烏珠有知豈肯置身於此耶時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烏珠之兵必敗於城下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為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之二也凡此四者非敵之善乃我靖康之兩和建炎之兩退所自致也觀真廟之時值契丹蕭后入寇澶淵若真廟不戰而和不戰而走則景德之役已有今日之事矣　蘄賽降於劉光世　蘄賽猖獗於淮東也上命劉光世討之光世先遣使臣許彦正齎

檄招安賽既聞之與其徒以禮迎彥正願受招安遂引兵詣光世光世就令賽統其所部軍人人皆喜　權邦彥叙復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　初權邦彥守東平府金人入境邦彥棄其家出奔降授朝散大夫至是叙復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制曰遇敵而致澠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為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某頃典大州適當强敵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

寸之亂而真鄉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
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式遄其行
盡復爾職無愴家庭之禍當盡王室之忠　詔親征
上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
司有到曹娥江者有到錢清堰者御史中丞趙鼎力諫
以為衆寡不敵不可以戰不若為避敵之計會有邊報
至遂復名百司回越州市井間不時虛驚有云金人已
到腰棚瓦市至有奪路而出被踐踏而死者　韓世忠

駐軍於鎮江府上命韓世忠駐於鎮江府備江也　范宗尹參知政事　范宗尹靖康中為諫議大夫金人至闕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關以猒議者短之京城陷宗尹衣破壞衲衣如貧窮人奔藏於閭巷閒二帝北狩宗尹至單州詣元帥府迎請建炎初臣僚言其專主和議罷之至是復名為諫議大夫除參知政事　是月閭勍奉宗廟神御至濠州不得入城而去　閭勍奉西京會聖宮神御以舟船由蔡河而下至濠州孫逸閉門不納

勍曰我主管步軍司閭勍王臣也逸曰太尉雖王臣而逸不識太尉面今太尉率衆而來逸為濠州軍民老小計則不敢開門勍曰奉宗廟神御經由城下足下為朝守臣宜率州縣官出郊以拜也逸曰今日之事軍旅之事也太尉若實奉宗廟神御經由城下逸謹當權撤戎服具朝裳率州縣官從城下望拜之於是望拜於四望樓勍不能奪遂引去

十月十五日庚寅李成陷滁州琅邪山寨殺管內安撫

向子伋及州縣官　先是朝廷以敵國侵陵許州縣居民自為保守知滁州向子伋修子城治樓櫓欲為守禦或謂子城周匝無三里許且西南接幽谷諸山下瞰城中又龍興寺與端命殿基去城纔數十步若於此立砲可拋至城中心子伋不從於龍興寺下堰斷河水使壅遏環繞城下河乃山澗連日水猝暴漲堰不可築築或為水所損者屢矣子伋堅欲作堰令三縣民户輸財雇匠疊石穿孔貫以鉄汁謂牢不可破而秋雨連日水暴

漲堰壞子伋知堰不及成乃以琅邪山寨疊石為郛上施女墻以開化禪寺為州治用土豪張仲寶為將仲寶字子賢有膂力時人謂之小張飛子伋勒令近城二十里内居民悉般老小入山寨時五營軍兵二千餘人及府庫案牘悉在寨中李成怒子伋閉門拒已也遂令諸軍攻擊晝夜不息子伋作書遣僧官智修與成通好請犒軍而退成不從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細溜不多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人皆食炒米往往乾渴而成病

軍兵與强壯之民多趨城成遁去鴉嘴山而又逼城賊

乃勵握鴉嘴山及運柴薪塡疊其坳陷處倏忽與城平

賊遂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子伋被執送成所命取

州縣官作一處拘之乃拘於州倉之側仲寶率數十人

自後山出奔為伏路者所執成留以為將盡取强壯入

隊根刷公吏用為統制將司又餘日賊羅卒獲山寨中

子伋遣出齎蠟書告急者成怒殺子伋州縣諸官　遺

史曰成在滁州軍容甚整肅官員秀才許陳利害者雖

一句可採必誦之心而不忘每發一言必中理或問成天下何時可定成吟哦而言曰憑君莫問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問者心伏而退嗚呼怪哉　郭仲威降於周望　郭仲威既破淮陽軍渡楚州漸由高郵至爪州欲渡鎮江聞杜充治兵建康仲威嘗受充借官故懼之乃由泰州入通州渡江至常熟縣時周望以宣撫使在平江遣人招之遂率衆入平江詣降有衆萬人望以為統制時號為郭大刀

二十二日丁酉王彥駐軍興元府

二十三日戊戌金人陷壽春府　金人陷壽春府烏珠以大兵進趨江上留周大師以兵戍壽春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熊敦燮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戊戌盡十一月乙巳

朔

張浚至興元府奏乞車駕廵興元府　奏曰竊見漢中

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

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効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鑾輿早為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之計斯可定矣十月二十三日浚抵興元命幕客王以寧作文代祭諸葛孔明曰某以非才誤膺聖訓出將使指頓轡漢中旁觀定軍之山平生師仰之地適有行役祇謁未遑謹遣屬官致祭於祠下恭惟我公學貫天人識該古今沈機妙思典制作

之間蓋嘗玩孟德於掌中棲仲謀於江上大勲未集賔
天而仙俊魄英魂歸侍帝所青山白雲覆此靈骨至於
今千五百年樵丁牧子再拜阡隴牛羊践履不敢入於
疃畦嗚呼豈惟神物護持蓋子思子之言曰惟天下至
誠惟能盡其性以之參天地育萬物終乎其天淵無聲
無臭者其惟我公之道德殆所謂無間然者矣某也後
學安能識公目披舊史耳剽前聞服膺師門二十年於
此矣今皇帝遹時孔艱訪于落止將即泮洋之地漸為

恢復之圖其雖選懦不武而憤敵憑陵忘身徇國不暇
量力慨然請行是以在此戴惟我公負王佐之才抱王
佐之學時命不與齎志空山今也不然雖鼠竊狗偷肆
行海寓而奸雄大猾不敢發於山林其故何哉宋德在
人浹肌膚而淪骨髓皇天眷命支百世而卜萬年此其
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嗚呼其為何人言敢及此亦不
可謂無其志也若夫教誨之誘掖之左右輔相之某將
齋粟有祈於師門公雖在天諒聞我言知有斯時亦復

憮然惠以尺寸翼我墜顛庶無罪疾涉於天淵其不敢
慢奉以周旋尚饗

二十五日庚子金人陷黃州知軍州事趙令峸死之

先是張用在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上下占百餘里盡収禾稼入木寨中蓄積甚豐無退去之期光州患之至是金人欲取黃州渡江以精騎五百直衝其寨用之衆數十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積聚徑趨黃州一夕而至又一日光州始知之金人焚不盡者光州般入城知黃州

軍州事趙令歲三月間丁母憂解官居建昌軍七月起復再知黄州八月到官先是權州蔡通判奏乞移咨武昌令歲到州之日奏不從所乞乃移咨官吏軍民在武昌縣十月戊戌金人以辰刻攻黄州射木笴鑿頭箭入城守衛排軍宴興拾箭遣習水兵潘明浮江過武昌報令歲令歲視箭而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兵渡江入黄州連夜上城為守禦之備金人縱兵攻城庚子城陷令歲在城之西壁被執行至城東地名土門子金人就坐説誘

令降令歲極口罵金人敲殺之軍民被殺者不計數癸卯

金人渡江盡絶甲辰宴興同劉祥於竹林下尋見令歲尸

載過武昌還其家收斂之權瘞在武昌縣吉祥寺　遺

史曰先是靖康京城圍閉趙令稈為鄂州通判部官兵

在武昌縣把隘京城失守閻瑾以潰兵南奔犯黄州縱

其下騷擾既退去令稈即渡江存撫黄州軍民訖復回

鄂州黄人德之三月令稈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改召

令歲來知黄州五月詔修築城辟令歲奉詔修城十二

月方畢工會張遇冦黄州令崴諭令退去不從遇請令崴出城相見令崴往見之遇令取酒一盃飲令崴顧敵人色有異必知酒中有毒令崴執盞謂遇曰令崴知酒中有毒令為公飲之而死然所願諸公不殺害城中軍民言訖一飲而盡遇大驚曰酒誠有毒方欲第二盞進也姑以此一盞試公耳乃取毒酒潑於地地裂而有聲由是遇與羣冦皆重令崴之罷識令崴以二寵妾贈遇使退去遇攜二妾去至團峰而回自後丁進九朶花孔

彥舟金人入境令㦨皆退之　七澤孫偉奇甫劄子伏
見十月二十五日金人陷黄州知州趙令㦨執在軍中
累日欲命以偽官毆之北去令㦨極口詆罵卒至遇害
鯁烈之氣至死不屈行道之人皆言之或者欲葢從敵
渡江之愆乃云令㦨城降為已汙偽命然而敵南去之
初有過黄州城見令㦨遺骴委於道左又有同時在軍
得出者能言令㦨遇害時事皦如白日實不可誣但以
令㦨初已移治武昌而武昌乃鄂之屬縣邑鄂隸湖北

黄隷淮西朝㫖既下令㳟未甞闕白兩路監司此令㳟不習為吏之過過亦小矣謂令㳟棄城納欵非也令㳟既被㫖徙帑藏過武昌未訖事間聞敵至復提武昌兵丁北渡黄州迎敵不忠義者能之乎兼令㳟靖康初通判鄂州邸吏報偽楚遣使肆赦守將欲遁去令㳟遂盟僚佐俟其至即殺使者焚其書閉闕自守激揚之氣坐客股栗鄂人悉知之甞聞熙寜中邕州守將蘇緘駡敵遇害神宗皇帝贈以節度使廟食其州嶺南父老至今

能道其事自頃國家多難以來如今歲之死節者無幾人令令歲盡室皆亡雖推恩無人可授若用藊縅故事實為無窮之勸矣又伏見金人渡武昌入洪州江西郡縣聞風畏怖往往遂失臣節獨分寧知縣陳敏識與士民以死相誓斬其傳檄之人并力拒守至今不下十二月閒土豪羅氏覬望旁近事勢聚羣不逞欲殺敏識以付敵敏識摘發其奸悉禽首惡而誅之精誠勁挺與秋霜爭嚴張巡之儔也往年安陸令陳規公安令程千秋

皆以禦敵論功擢領方面敏識之功實又倍之今洪州未有守臣謂宜使知洪州　乙建廟禮部狀準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勑尚書省送到降授特進樞密使淮江東西路宣撫使魏國公張浚劄子奏臣據黄州狀申據本州士庶父老湯政等狀伏見建炎元年逆賊閆瑾侵犯黄州當時通判鄂州趙令㞩將帶官兵在武昌縣把隘閆瑾纔退即時過江收復黄州却回鄂州任所於當年三月内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知黄州到任當年

五月內修城至十二月了畢至建炎二年正月初十日
孔彥舟侵犯本州攻打城壁凡六晝夜保守堅固賊勢
阻退繼而趙龍圖會合五州都巡蔣宣贊兵馬前來解
殺散而去並前後累次盜賊丁一箭九朶花李仲張遇
桂仲等侵犯本州城壁並皆守禦保全至建炎三年三
月內趙龍圖丁母憂解官往建昌縣住至當年七月內
起復任知黃州八月初十日再還到任當月十三日係
趙龍圖丁母憂去後權州蔡通判起奏朝廷乞移治武

昌縣是日奏下從所乞至當月十八日趙龍圖將帶本州官吏軍民渡江往武昌縣至十月二十三日辰時金人圍城箭射入城內守衛排軍晏興拾得敵箭遣習水兵士潘明將箭浮江過武昌縣報復趙龍圖於當夜二更將帶官兵自武昌縣渡江回來黃州連夜上城擺布守禦於當月二十五日巳時金人攻破州城就西邊城上捉趙龍圖去城東地名土門子就坐趙龍圖一向高聲叱罵云你們甚是無禮如何敢奪大宗州郡殺害生

靈真是恃强淩弱連聲呌罵我誓不屈其敵帥將酒與
飲令歲揮盞擲打云我不飲敵人之酒褫去涼衫欲換
戰袍令歲又罵云我不着敵人之衣敵帥稱待與你好
官令歲又罵云我不受敵人偽命勒令下拜又罵云我
有兩膝只拜我祖宗當時見其難屈毀罵不已敵帥大
怒用鐵鞭打趙龍圖面額一下並當左額並連眼飽血
流被面趙龍圖罵聲愈高即令驅出向東竹林邊腦後
敲殺至死罵聲不絕同時遇害官員都監王達打死在

倉巷口判官吳源從事打殺在東門外上三縣巡檢劉綽從義亦打殺在東門城上並殺武昌吳縣尉朱巡檢並打殺使院人吏傅拱姜邵李寔王仲李堅衙前毋宰張殼等並一行兵使守城百姓打殺者不計數目至二十八日金人過江盡絕二十九日排軍晏興同劉祥於竹林下尋見趙龍圖尸二人舁到江邊用小船載尸過武昌地名磨口分付與龍圖宅眷買棺木收斂令晏興等埋在武昌界内吉祥寺至紹興五年呂誼周仲等具

狀經乞賜保明申奏朝廷去令來所陳趙龍圖守城死節並是指實本州士庶兵吏等情愿乞就趙龍圖死節之地建立廟宇歲時祭祀永為歸向可備申特賜旌表趙龍圖廟額施行本州契勘往年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令宬知黄州時守城死節皦如白日明不可誣詢之同時被掠之人後得脱出尚存者能言其詳葢其方當被旨移治南岸纔聞敵騎即時奮勵一夜渡江入城禦敵以攖其鋒及城陷被執極口詆罵至殺而不屈其節

鯁烈之氣凜然如在可敬而仰黄人思之願立廟宇尸而祝之出於誠心理實可從本州竊恐歲月久遠必致滅寂然闕文白無疑中乞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賜以廟額載在祀典血食一方少伸臣子報國之英魂永為後人忠義之激勸臣謹錄進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二十六日辛丑金人自黄州渡江取路攻洪州　金人在黄州岸下得小舟其數亦不多乃拆民居絞縳為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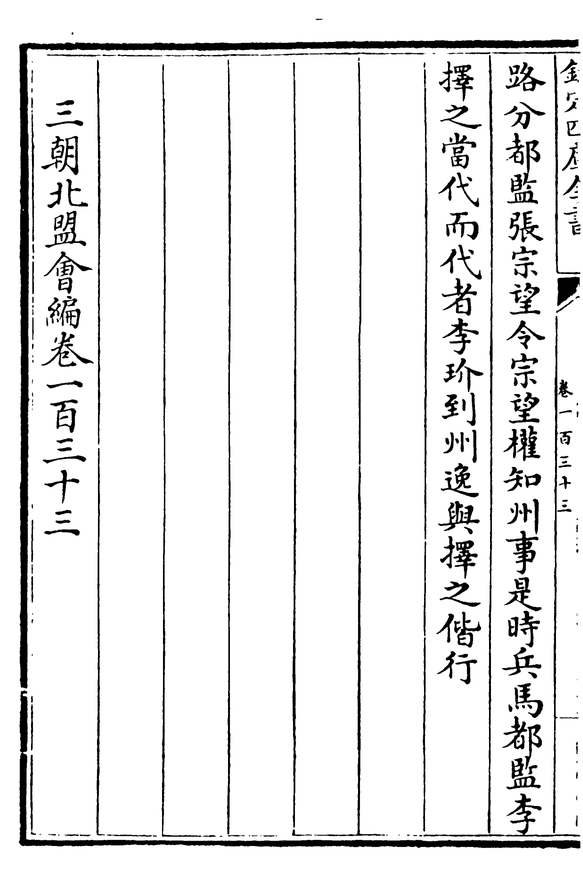
以舟引之而行遂渡大江癸卯軍馬渡江盡絶取大冶縣捷路不入興國軍徑赴洪州是時劉光世駐軍於江州先遣統制王德以兵廵綽瑞昌縣興軍大冶縣德聞金人兵過飛報光世且持重無出兵光世遂止　京城留守程昌寓入京師　知蔡州程昌寓被命為京城留守遂領兵入京師既到倉廪皆空随行兵使食附行乾糧半月皆盡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　詔親征　郭仲荀為浙東宣撫使軍越州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軍

婺州岳飛敗李成於長蘆九里堽　李成據滁州杜充命王瓊征討之瓊以本部兵駐長蘆鎮整促行伍取瓦梁路趨滁州留輜重舟船在長蘆行之次日提點刑獄裴凜親來犒軍軍既行凜次於崇福禪院般錢絹堆貯滿屋瓊行之三日猶在瓦梁不敢進敵遣輕騎五百渡茅塘取盤城路夜行徑犯長蘆質明到長蘆輜重軍人猶睡未起無一到岸者遂急斫纜開船而去賊遂入崇福禪院掠僧行百姓百餘人方索金銀衣物忽聞鳴鑼

聲敵皆退去僧行土軍被殺者九人敵猶以馬擁催督被掠人速行行至九里堽與岳飛相遇初瓊之進兵也充以飛為策應飛渡宣化鎮聞有敵騎五百徑趨長蘆飛遂往長蘆至盤城質之村人所說與宣化一同飛遂進兵疾趨九里堽敵之綽路者知官軍由盤城趨長蘆恐過歸路乃報長蘆歛兵鳴鑼促回至九里堽相遇飛擊之敵兵盡殪奪被執人發回長蘆有中刀者有中鎗者數十人瓊不至滁州而回會充促還建康遂歸建康

自長蘆往滁州有大路二瓔直行其一而不虞其他始
敵至長蘆凜在崇福禪院急登舟而去敵既退錢絹盡
為郡人攘取之遂一空
十一月乙巳朔韓世清欲立趙令俊不克　韓世清屯
於蘄州兵馬州具官員軍民狀差官五員詣行在舉請
世清為蘄州兵馬鈐轄朝廷從之遂命世清為蘄州兵
馬鈐轄蘄黃汝光興國軍都廵檢使令五州應付錢糧
劉文舜屯於舒州為淮西都廵檢使知江州權邦彥令

世清聽文舜節制世清不從聞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入興國軍乃制黃衣請蘄州鈐轄趙令俊即位以黃衣披之令俊跳呌不從褫其黃衣世清之黨强之令俊呌不絶口知州甄采同州縣官止之世清方稍止采出榜示衆曰今月日旦望拜二聖因此官員思念二聖遠在沙漠致泣下民稍安　知濠州孫逸以赴建康府稟議離任而去張宗望權知州事　知濠州孫逸見防秋事急乃曰當以軍期事赴建康府見相公稟議遂交州印與



路分都監張宗望令宗望權知州事是時兵馬都監李擇之當代而代者李玠到州逸與擇之偕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盡二十三日丁卯

車駕幸明州 車駕欲往明州而神舟不能過堰上命刀斫碎之俄有班直數十人出不遜語牢相呂頤浩冒雨著泥靴彈壓之且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

貼今日之事誰為國家死難者衆皆無言頤浩曰今金人侵陵國家勢不敢自當避之豈可不念國家之急而欲阻衆班直理屈往往跳水而死　中書舍人李正民己酉航海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太后六宮外泊六曹百司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知洪州三省樞密院事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内東門閏八月一日

内外御筆以固守建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吴越集百官
議於都堂羣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駕
一動則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吴越則二浙非我有乃
決吴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吕頥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
僕射繼又命杜充江淮宣撫使留建康府沿江諸將並
聽節制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
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
書樞密院二十四日以簽書樞密院周望為江南荆湖

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馬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於江上親督諸將為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吕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

間得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敵至和州已名王瓊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敵騎自江黄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廹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令名募土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金人破黄州由鄂州渡江向興國軍路已闕報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慮敵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

葡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為援謂仲葡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令張浚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民以為迎敵之計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至建康府往路犯臨江府界遂倉卒回鑾二十六日曉至越州城下從官對於河次上議趨四明呂頤

浩奏欲令從官以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為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盜寇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早車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通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於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

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使詣福建名募海船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宫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願浩諭以利害乃退上命于永宗勒兵盡捕諸班直因之十三日誅為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為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事又探報金人已入臨安府張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以明越温台從便居住於是

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羣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見惟宰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止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修報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權户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金人已在西興下寨别令人馬自諸暨趨嵊縣往

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溫台是日范宗尹趙鼎至行在二十六日啟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為與李承造皆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關陳彦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為邀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金人自采石濟師上命遣世忠赴行在又

欲令移軍於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名之上曰朕於世忠約必降合同乃來於是遣中使齎詔名世忠而世忠聞釆石失守已離鎮江登舟矣至是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出兵擊之五日從官請對於舟中户部侍郎李迨自明越州來言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居民藝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越行在也晓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知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為邀擊事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

户部尚書李梲皆降於金六日張俊奏云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止同初三日遇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齎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州策應又出手詔付杜充趙立激勵使戰以為後圖皆親筆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敵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城以拒敵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粮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

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逐敵騎思正
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奏已自台州陸趨
行在意恐金人小衂濟師而來力不能捕耳前此屢奏
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
奏甚以為憂又慮李鄴已迎降金人以越為巢穴其經
營未已也十月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使廣州安置以
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
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至虔州前此得

信州報探云十七日已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敵騎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金人未必侵伐雖離建康日得密詔令緩急取太后聖㫖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蘄黄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為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於江州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彦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廷命洪州三省樞密院應付至十一月中權邦彦

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巳身亡遂觧官持服朝廷雖遽命起復而邦彦巳離郡去及敵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蘄黄閭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為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敵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敵騎又攻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内金銀走洪州送納敵怒其少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機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入境上遣兵拒之及陳彦在

餘姚屢獲首級稱李鄴並無官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金人與之燕飲及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金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翬奏有光澤縣弓手同金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代之十五日金人再攻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

塘江下燒爇金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慮海
舟反為金人所得皆以為不可十六日雨雷發聲十七
日劉洪道奏金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並進直至城下
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童天先與李質已擅趨台州
朝廷方降三官令還四明已無及矣聞南昌敵騎入潭
州而洪撫建康之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
因出城集民兵軍事付計議官承信郎蔡延世拒而不
納十八日舟離章鎮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

領率兵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他時駐驛之後資以彈壓葢行在諸軍惟此精甲全粧稍齊整耳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𤍠議者皆謂明州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州問安隆祐宫自後不復記録聞行在已渡温州矣

金人攻廬州淮西安撫使李會叛附於金人　降賊王善以其衆降於金人　王善自圍陳州與張用曺成等

分軍遂轉掠宿亳濠州竟無屯駐之地遂入廬州聞金人侵合淝乃屯於巢縣將起發向南而去善之母渡浮橋墜水溺死善悔悟欲引其衆而去不可於是請投拜於金人金人拘善於軍中遂給公據俾其衆歸鄉而前軍祝乂後軍鍾統制左軍李防禦右軍張淵各以其衆散去自此淮東淮西皆被王善餘黨之擾矣善粗悍匹夫本無馭衆之才亦無治軍之術徒以從其徒黨任之侵擾故能乘天下之亂蟻聚烏合不啻一二十萬衆刼

掠資財淫污婦女為中原士庶之患其軍中行伍部隊畧無紀律屢攻城邑皆克捷聞金人至遂投拜

三日丁未德音　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纉丕圖即罹多故眛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廹於强敵商人幾至于五遷兹緣伏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徒從或苦於驛騷程頓下屈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即輿區而

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生令卒士之流離鄉閭遭焚刼之灾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宿宵而軫慮如氷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之警戒專克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厚禮以請和欲省費卹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茍可自消於氛祲殆將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禍患之息首圖蠲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

致今日陵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遥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嗞無告之寃已勑輔臣相與虚懷而聽納令在位各須忘勢以直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煩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

於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金人攻和州知軍州事李儔叛附於金人　李儔以和州投拜金人執儔於軍中計置渡采石江

六日庚戌知太平州郭偉敗金人於采石再戰又敗之辛亥壬子日又戰又敗之　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郭偉親率官軍將佐極力扞禦三日五戰皆捷金人退攻慈湖福山偉又與戰敗之金人乃趨馬家渡上自温州來到越州思采石把江官兵推賞有差有官人各與轉

兩宮　隆祐皇太后及六宮出洪州耿信友扈衛軍潰

太后出洪州舟人耿信友楊惟忠全軍自潰其將司

全胡友馬友楊皐趙方王璉柴卞傅選張擬九軍盡反

刼奪宗廟六宮府庫一夕而盡　韓世清敗劉忠於蘄

州得僞柔福帝姬　劉忠初聚兵於京東號花面獸其

衆皆戴白毡笠又號曰毡笠劉忠勇鋭善戰金人既退

京東忠乃侵淮西犯蘄州韓世清屯蘄州出兵與忠戰

大破之其衆死亡者甚多乃漸入湖南世清奪得一婦

人自稱是柔福帝姬小名環行第二十一小王娘之女也或報世清世清疑之乃請知州甄采同通判鈐轄具官裳立於庭坐柔福帝姬於堂上隔簾問之遂具說被擄及得脫之因具言被劉忠擄在軍中初遭劉忠無禮又被劉忠嫁與一押火及言昔時閣中官員姓名稍詳世清等信之遂改館馬蘄州具其事聞奏之　知楚州趙立敗金人於淮陰領兵入楚州　朝廷聞金人將謀深入乃名諸路以兵勤王保衛王室趙立方知徐州以

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及民兵約三萬趨行在是時知楚州劉誨被名命赴行在杜充以楚州缺知州且聞立率兵自徐來即劄付立俾知楚州使人迎立授之立至臨淮縣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金人聞立棄徐州而新知楚州以甲兵於淮陰邀截之立麾下皆謂金人方扼於淮陰而楚州不可往不如退還徐州立忿怒嚼其齒曰正要與金人相殺何謂金人扼路而楚州不可往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將先登至淮

陰與金人遇大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遂得以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成張廣皆以其所部渡河北去方其鏖戰也士卒有失仗者拔砌街磚相擊嶽廟磚街三里許皆為所拔立口中箭貫其兩頰帶箭入城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憩歇方定拔其箭議者謂自燕山之後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三日丁巳杜充焚真州長蘆崇福禪院　金人已入和州杜充命清野淮南添差建康府通判劉漢之獻議

長蘆崇福院有屋二千間金人得之可以繫筏而渡當焚之充命統制伏之彥往焚燒長蘆崇福院院有重廟層閣金碧相輝映凡二千餘間禪刹之盛為淮間第一是時之彥屯於東陽被檄即以數舟載三百人自東陳口泝流而上至楊家洲有沿江廵檢王真下寨又有長蘆崇福禪院僧行數百人居民亦數百人雜居諸渚間真使人邀舟船問其軍分之彥對以准留守司檄備奉聖旨差諸統制伏之彥往焚燒長蘆崇福院僧行聞之

已仰天號哭百姓亦哭之彦遂率真并土軍同行至長
蘆鎮住持僧道林與知事迎接入院之彦具說燒焚之
意道林曰物之興廢皆有其時成也毀也吾何容心哉
乃對佛燒香之彦取檄就佛前宣揚僧行軍民皆哭之
彦亦哭道林與之彦少坐之彦遣其衆取蘆柴於縶要
下積堆凡二十四處道林亦遣僧行取庫錢三千餘緡
投入井中又取金銀匣去之彦取責沿江巡檢司焚燒
知委文狀具令申刻取火又徐徐至酉刻促放火二十

四處火皆齊發昏黑時火焰亘天夜漏方半屋無大小已平塌矣是時驚移老小乘火而行翼旦寺基唯灰埃中有釘頭而已　劉位知濠州　知濠州孫逸赴建康稟議也杜充以濠州不可闕知州遂檄節制軍馬劉位俾知濠州位泗州招信人居於碑真素豪强為鄰里所推且宗族稍盛擾攘之際聚鄉民保守橫山分鄉民為軍使諸弟姪各統之是時西北衣冠與百姓奔赴東南者絡繹道路至有數十里或百餘里無舍煙者州縣無

官司比比皆是盜賊艱辛之狀萬緒千般及入泗州境則聞招信劉家聚兵甚衆故流移之人渡江入招信投橫山為樂國而士大夫往往具刺敬謁於位賓客既多位見客亦有時每順指其館穀之所於是狼狽而來者得以暫安而位亦漸漸尊崇矣所以招信劉家之名播於遠邇者蓋自流移士民唱之也杜充在建康以位為節制軍馬至是令位知濠州軍事　陳邦光知建康府

知建康府胡舜陟以金人勢逼乃求為浙西宣撫司

參議官朝廷從之遂命陳邦光知建康府舜陟發建康之六日金人攻建康境是時韓世忠在鎮江府或執舜陟解送世忠者世忠責舜陟不合棄建康以陟縛於海船之桅檣既而聞之改差浙江宣撫司參議官乃放行

金人陷臨江軍

二十一日乙丑金人自馬家渡渡江統制陳淬被殺

先是金人計置采石欲渡江為郭偉所拒遂趨馬家渡統制陳淬及金人戰於江上敗績淬被殺金人遂濟渡

南岸無兵金人舟不多但無人迎敵致使渡長江如陷平地唯水軍統制邵青以一舟載十八人當金人於江中梢工張青者中十七矢遂退於竹篠渡　遺史曰杜充聚諸軍在建康而沿江皆無備金人已渡乃命諸軍迎敵都統制王瓔素驕奢不習軍事唯衙署以旌旗蔟擁夸其榮貴身為大將無亡矢遺鏃之用率本軍先遁先是輔達在東陽被檄策應瓔與達相遇於途中曰已失渡口遂以兵皆南奔自徽州入福建劉晏走毘陵韓

世忠在鎮江以敵騎驍勇其鋒不可當乃率步卒航海以伺其隙

二十三日丁卯杜充棄建康府渡江北走軍潰　杜充在建康治兵專以殘殺為政斬人無虛日充聞金人已渡江諸軍潰散欲乘船出奔方開水門士庶舟船爭門擁隘不能出充使人諭之曰相公欲迎敵金人耳衆皆呼曰我亦去迎敵充不能行而止自是市井閭喧騰言杜充相公枉斬了多少人及其驚急却欲先棄城走充

聞之莫敢誰何乃命諸軍各人犒賞銀十兩絹十疋令諸軍皆往蔣山下寨是夜軍中不整人多夜呼質明皆潰散到東陽諸軍爭入互相殺移時方定充渡江遁走宿州王進王冠猶以本部兵隨行至真州駐於天慶觀進冠不相協遂分為二充以軍不協回惶未有所向知真州向子忞勸充由通泰入城欲與之偕行充意在歸北故不從子忞知其意遂乘舟棄真州而去充檄冠知真州自為出陸計聲言往招信縣山寨合劉位人馬來

殺金人乃出西門行至天長軍而去　金人攻六安軍知軍邊甚叛降於金人　金人周太師已據壽春府乃命兵侵六安軍丁卯至城下知軍邊甚迎降金人以趙團練者率北軍三百人屯城下不殺掠　金人攻吉州知軍州事楊淵棄去　楊淵聞金人至境即棄城去金人駐於城下不入城不甚擄掠　金人攻袁州知軍州事王仲嶷叛附於金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丁卯盡十二月二

十五日庚子

隆祐皇太后自吉州進幸虔州　隆祐皇太后離吉州

至生米市有人見金人已到市中者乃解維夜行質明

至太和縣又進至萬安縣兵衛不滿百人滕康劉珏楊維忠皆竄山谷中唯有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縣至皂口捨舟而陸遂幸虔州　金人攻撫州知軍事王仲山叛降於金人　遺史曰王仲山字衡甫與仲嶷為兄弟仲嶷字峰甫仲嶷以袁州降仲山又降兄弟典二郡相望皆不能全其節後綦崇禮行其責詞曰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中原能為國守者蓋杲卿真卿二顏

在馬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為虧失寢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愧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仲山映之父也有婿曰秦檜

二十九日癸酉江東安撫使陳邦光叛附於金人通判建康府事楊邦義死之　金人自渡江數日軍馬皆集遂鼓行逼建康府城下先是杜充清野縣無屋宇皆空

闕城下望之旌旗罷仗蔽郊滿野鐵騎往來如雲陳邦光即具附降之狀使人迎於十里亭投之詣拜喜曰金陵不煩吾攻擊大事成矣邦光率府縣官自出南門詣烏珠投拜烏珠受之通判楊邦義不拜烏珠問之邦義曰我大宋之臣也食君之祿豈忍背其主而事他邦也烏珠猶欲降之使譯者許以高官邦義大罵不絶口竟不肯屈烏珠命拘至帳下殺之邦義字希稷吉州廬陵縣人後葉夢得知建康府為請於朝立廟宇南門之外

以褒忠為額邦光方出城投拜也城中民亂老幼爭出東門取蔣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約居人復回城金人遂據其城　金人攻建昌府權知軍事蔡延世禦退之　蔡延世建昌人也應武舉得承信郎閤門祗候軍無守臣衆推延世權知軍事金人陷洪撫州遣十人持檄至建昌軍延世令入城皆殺之至是金人以兵至城下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首級金人怒攻城為延世所敗由是不攻而去故建昌獨後軍相薦上

殿改通直郎賜緋魚袋　邵青聚衆於建康江中　金人渡江建康失利邵青退於竹篠港欲聚衆凡建康有舟船者皆攔之漸下真州有宋金者建康水軍將官也水軍統制郭吉潰散不知所在已在真州攔船青攻金人不勝其餘衆復入建康青盡奪其舟遂有舟大小僅百隻往來於江中舟船漸聚衆亦數萬得兩京路安撫司參議魏曦者倜儻之士也西京安撫司辟為參議朝廷以白衣借補閤門宣贊舍人在建康未行間會金

人渡江爲青所得用爲叅議遂以其衆往蕪湖 權知

濠州張宗望叛降於金人 先是杜充檄趙魏知濠州

也張宗望遣進士秦綘趙之傑等往招信致書備禮請

位位未至其金人周太師自壽春府傳檄到州宗望與

州縣官議其所宜衆謂孤城難守趙位未至不若從權

受金人之命保全家屬宗望然之乃與州縣官列銜具

降附之狀遣使僧道往壽春府投拜周太師即以孫興

來知濠州滕州郎中爲兵馬都監以副之廸功郎陳浩

然為通判率北軍五百人入城與與滕郎中皆燕人浩然者王臣也初以進士登第為壽春府幕官金人據壽春故浩然受金人之命與等既入城唯改建炎三年為天會之號其餘一遵舊法無所變革北軍與濠民雜居於閭巷間秋毫不相擾與唯務撫卹由是居民稍稍安處　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門下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職眷吾次輔嘗領中權既貽疆埸之憂

其解機衡之任具官棊早緣人望驟履政途謂其宜悖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於國秉仍專付於戎師總諸将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為我長城寧使周公至於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惟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為天下之計乃因奔北唯事退藏至大變於其師将馬用於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咈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庭之厚禄

加秩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毗尚冀桑榆之収復全軀玉之毁勉圖偉績用對殊休以棄建康府遁還軍潰故有是命

十二月七日辛巳金人陷廣徳軍烏珠既得建康府區處已定乃率衆焚溧水建平路趨杭州一路居民但知潰散之亂軍兵不虞是金人故聚集居民及鄉兵若将捍禦者金人以為拒戰所以溧水建平皆焚燒殺戮

而去將近廣德軍知軍周烈亦未知是金人謂為潰兵遣人以語迎之許其犒軍且約其不擾金人許之故烈無虞心俄頃金人傳箭至招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金人追至二十里被執至杭州殺之金人陷廣德軍焚燒罄盡安吉縣相去八十里猶未知報

八日壬午金人陷安吉縣　知安吉縣曾綽聚鄉兵在石郭把隘金人攻石郭寨發數矢或視之曰沙柳木幹鑿子頭真金人箭非潰兵也鄉兵皆棄竹鎗紙甲而奔

金人入縣縱火悉為灰埃唯常樂寺有屋數間火所不及

九日癸未知餘杭縣事曾悬叛附於金人　金人自安吉縣進兵過松林嶺嘆曰南朝可謂無人倘以羸兵數百人守此吾豈能遽渡哉知餘杭縣曾悬探得其實知是金人乃與縣丞徐律成率僧道俱焚香迎拜投降金人差押人穆昆問知縣安否委貝勒二員同治縣事不焚燒不殺戮出榜於路戒約兵馬不得騷擾縣尉楊汝

為在徑山能仁寺縣差弓手節級及保正齎牒招汝為
汝為斬之請監事為統領聚强壯拒金人住持僧梵仁
從之於是臨安縣官吏亦叛附於金人
十日甲申金人攻杭州浙江安撫司康允之棄杭州
金人攻杭州杭州猶未知是金人安撫康允之遣東第
三將劉其出城迎敵於湖州市得二級以歸耳上皆戴
環子允之見曰此金人也遂棄城遁去
十二日丙戌扈衛班直亂　上欲幸海道班直衛士語

不遜欲殺宰相呂頥浩中軍統制辛永宗彈壓定遂取首亂者數人誅之

十七日辛卯杭州軍民亂殺權知州劉誨金人陷杭州

劉誨知楚州被名赴行在挈家到杭州時上已幸浙東適會金人自安吉縣餘杭路入攻安撫使康允之棄城走軍民共推誨為知州先是金人在和州李儔者杭州人也與誨有舊金人令儔入城諭誨使降儔已降金人久矣誨儔相見執手而言欷歔不能止軍民謂誨有

投拜之意王八差者唱之軍民遂亂誨全家皆死初聞亂誨大呼曰李儔是本州人為和州知州為金人所執傳語而來非金人也亂不可止遂被害是日晚城陷明日贈誨直龍圖閣制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樂生哀死人之情也聖人之治順人情而已劉誨山陽之守臣錢塘之寓公也紛然圍城之中推以為守而奉承之非深知其賢為可事也指以為叛而勦絕之非深知其罪為可誅也事窮勢迫人人自危横議

之發初無根柢卒使身塗草野屍混卒伍是亦不幸焉爾錫以寵名官其遺息姑以致哀死之義而已尚其不昧知享此哉

十九日癸巳車駕幸定海縣　上以明州不可居乃決幸海道把隘張公裕進海船二十隻內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餘并作御前使用百司禁衛并明州備船禁衛有千餘人隨行是日幸定海縣留張俊明州扞敵上賜親劄其略曰惟卿忠勇事朕累年朕非卿則倡義誰

先卿非朕則前功俱廢卿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

二十日甲午車駕幸昌國縣　金人攻越州浙東安撫司李鄴附於金人浙東宣撫司郭仲荀棄越州走　金人攻越州郭仲荀以宣撫司職事不戰而奔其兵將多潰去為盜知州李鄴以越州叛降於金人

二十二日丙申屠洪州　金人在洪州取索金銀寶貨百工技藝皆盡是日大申軍令都下肅靜潰軍成阜

侵婺州防遏使傅崧卿出城說而降之　成阜寇婺州州學教授周邦者請率兵擊賊知州沈誨從之邦率兵數百出城大敗而還誨欲斬邦州官勸止之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屯婺州阜來攻城崧卿出城單馬見阜示以至誠說以忠義之節阜等數千皆來降傅崧卿何㮚榜第進士上駐蹕揚州為中書門下省校正諸房公事行在明州以崧卿為浙東防遏使取將必用儒術以侯延慶為前軍統制步汝霖為後軍統制親統中軍皆有紀

律云

二十五日庚子張俊敗金人於明州　金人逼明州張俊欲遣人硬探無敢應者有軍兵任存請行俊壯之曰汝果能得其實當與汝官存拜謝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級而還具得金人之虛實俊大喜遂決用兵之計亦會隱士劉相如勸俊戰乃令統制劉寶與戰不勝再命王進黨用兵迎敵用與橫皆被傷楊沂中田師忠再戰又不勝李寶繼進苦戰李直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劉

洪道又率兵射其旁金人乃敗而稍退去俊戒將士毋驕毋惰且金人侵軼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謂我不能軍有輕我之心今一旦失利彼將奮怒必再來乃清野髙橋閉關自守奏任存之功特授承節郎王進者延安人少為軍卒是役也身先士卒獨立竒功驟加正使賜金帶俊拔用為將　李成侵淮西　李成破滁州琅邪山寨漸欲趨江上止全椒縣遇金人在烏江馬家渡成避之復回滁州住三日屯於大寨嶺至是知金人渡

江已盡乃率衆往淮西　時張俊遣人來奏明州之捷
上在昌國縣捷報至百官皆賀内侍陳顔言不賀曰
上幸海道何賀之有　隆祐皇太后命楊琪軍臨江軍
張仲彦軍吉州　梁斌張進叛降於金人　梁斌為選
鋒正將張進為副將上在越州差斌進以本將兵駐於
諸暨縣及李鄴以越州投拜金人遣招斌等斌與進皆欲
投拜其衆多不從事漸彰露斌與進心不安率腹心五
六十人詣州投拜其衆果不至據山自保　上在温州

張俊遣人招其衆皆往温州俊依舊留麾下　邵青破周虎於蕪湖縣戚方敍後軍統制扈成於金壇　李成之黨有周虎者據蕪湖縣邵青以舟船至蕪湖縣乃遣人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戰江中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敗亦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布軟纏與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衆皆作鑽風角子各附墨而行遇戰則去紅布唯見鑽風角子又用墨抹搶於眼下如伶

人雜劇之戲者又曰吹叫子一戰勝周虎於蕪湖青遂駐於蕪湖初軍潰於建康蔣山也統制劉經扈成岳飛皆入茅山經屯上觀成屯中觀飛屯下觀皆從兵擄掠爲資飛與經成議移軍入廣德軍鍾村經與成皆許之岳飛與經引兵先行飛等既行成按軍在路下擺皷不動飛與經軍馬已行盡成乃往金壇縣與其將李璋等議入鎮江會滑摳之軍將士從之成留老小在金壇以其衆往鎮江李滑摳閉門不納而出銀帛犒成軍復回至

丹陽得報戚方刼金壇寨盡擄老小而去成大怒有吞啗戚方之意急趨金壇有統領官谷俊者背成投方告其事方勒兵馬備之中夜鄉導二人迷路質明始悟成益怒斬鄉導二人成使尅擇日筮之日緩則吉成曰事已如此何可稍緩又命斬之命尋路而回中途與方隔水相遇方下馬拜成成亦下馬答拜成曰弊軍老小在金壇何故見侵方曰死罪死罪戚方安敢作此乃其下小人有相累者成曰然願得軍中老小見還如何方謝

曰既蒙寛恕謹當盡以老小交付不敢稍有侵損約日
交還已定方先期令人於橋下掘大坑伏精鋭數十人
期日盡刷老小鱗次而行若將交還者成以車馬迎之
方隅水言曰戚方今日盡將老小交還統制何用軍馬
豈非欲見陵侵乎成曰不然遂約其軍馬皆退而成與
方各進馬方稍緩其行成先至橋側伏兵出遂殺成成
既死方乃進兵其軍散走方盡取成父母妻子皆殺之
於是龐榮収成餘衆往宜興縣投水軍統制郭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四年正月一日甲辰盡三十日癸酉

建炎四年甲辰朔車駕駐蹕昌國縣 張俊敗金人於高橋

三日丙午知明州軍州事劉洪道棄城走金人陷明州

張俊雖已敗金人於高橋然心猶懼遂與李質及劉洪道俱棄城而去州人隨之爭門而出洪道已渡浮橋使人斷其橋路故州人不及渡而金人已入城追至西門外州人多溺死金人乘勢屠明州存者無幾明州之人是以怨張俊得小勝而棄城遂致大禍

五日戊申車駕發昌國縣　上聞金人已陷明州昌國不可駐蹕遂行　金人陷昌國縣　金人知鑾輿已入海道乃自明州乘小鐵頭船泛海隨潮無風至昌國縣

縱火刼掠至沈家門而回乘輿纔隔一日
七日庚戌幸章安鎮　司全張擬以所刼神御來處州
詣隆祐皇太后乞降　傅選陷郴州　岳飛屯於宜興
縣　水軍統制郭吉自建康潰散屯於宜興縣時右統
制岳飛與劉經屯於廣德軍種村飛令軍中不得騷擾
鄉村約束雖嚴然不可禁飛患之有將司李寅者獻計
曰若移軍宜興三面臨湖唯有陸路極狹使一小將守
之不可犯矣飛大喜遂移軍宜興吉聞飛將至已懼即

命擄挺舟船盡載老小若將遁者飛先遣人投書以好語慰諭吉吉覺之急解維開船而去飛遂屯於宜興後寵榮率其衆背吉而投飛納而用之　王德張景斬趙萬於袁州　趙萬寇袁州王德張景與戰敗之萬臨陳乞降德斬萬而并其衆

十四日丁巳金人陷陝州李彦仙死之　李彦仙守陝州高城深池利器械積粮食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北渡河與金人戰蒲解間民皆陽從金

而陰歸彦仙金人必欲下陜州然後專力西向彦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詣張浚求馬三千匹俟金人攻陜即空城渡河北趨絳并汾毒其腹心金人必自救乃自嵐石西渡河由鄜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彦仙宜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俾敵人來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隙而動庶乎功可成彦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金人自舊歲冬以重兵來攻彦仙以死守浚取間道遣以金幣使犒其軍又遣軍援之至長安不得進彦仙日

與金人戰將士皆未嘗解甲金人晝夜力攻之歲終猶未下羅索命自正月一日為始以一軍攻擊一日不下則歇泊次日別輪一軍攻一日十軍輪作十日攻擊如不下次日聚併攻一日如是者凡三十三日必要破城攻擊之法攻具畢施其不當攻具者皆負雲梯手執刀斧弓箭每隊以鼓在前擊鼓一聲則進行一步既渡濠地鼓聲漸促莫不爭先疾趨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反顧丁巳晨有烏鴉數萬譟於城上與戰聲相

亂羅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已而城陷彥仙出城走過河北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聞金人大縱屠掠彥仙曰金人所以殺戮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遠近聞之者莫不嘆惜之曰嗟乎烈士世皆稱其忠後作文遥祭而哭之表其事於朝

十五日戊午車駕駐蹕於章安鎮　上在章安鎮忽有二舟為風所飄直犯衞禁船問之乃販柑子客也上聞

盡令買之分散禁衛軍兵令食穰取其皮為碗是日元夕放燈之辰也乃命貯油於柑皮中點燈隨潮退放入海中時風息浪静水波不動有數萬燈如浮在海上章安鎮居人皆登金鼇峰看之

十八日張俊自明州来郭仲荀自越州来　張俊棄明州捉得金人二人至是來獻郭仲荀来乃知李鄴獻越州矣　遺史曰吕頥浩范宗尹王綯從車駕在海道常欝欝不樂遊宴六鼇峰以消憂慼　耿嗣宗敗金人於

盧氏　陝州既陷金人攻盧氏縣先是李彥仙遣耿嗣宗屯於盧氏嗣宗出兵與戰金人大敗死者滿野

二十日癸亥車駕發章安鎮　上在章安鎮半月餘常一日登金鰲峰見辟閭詩一絕句曰壯礪灘頭一艇橫夕陽高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鰲背上行上問誰題此詩僧對曰過往㩦客上惡之方啜茶以其餘潑於詩上張俊郭仲荀既到上以章安鎮不可居甲子進發行五六十里有一小島嶼林茂盛中有屋數間

上命泊舟與内侍數人步登峴入其舍乃僧巢也爐香猶未斷烟而寂不見人令於林中尋之得三僧二僧童云是台州壽聖院之下院也上見壁間有小榜云為金人侵我中原伏為今上皇帝消災祈福祝延聖壽上喜之賜金五十兩三僧各賜紫衣二童僧各賜度牒披剃仍令禮部賜額　金人逼潭州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棄城走　金人屠潭州湖南初聞警報子諲揭榜禁止官員士庶並不得出城甲子金人逼潭州呼令開門投拜

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城金人力擊之遂登城子謹哭圍出奔城遂陷軍民猶極口罵詈力為巷戰由是滿城生靈盡遭誅殺後賜詔撫恤官吏軍民　賜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勅書　朕惟金敵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卒奄及湘城方薄壘以來攻至浹辰而靡息爾等明於分義屬此艱危雖巧言之百端終堅持於一息逮兵火之失守猶夙夜以輸忠躬履軍鋒詈之極口力為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來陳想忠誠而嘉嘆　邵興退軍

虢州盧氏縣　邵興在虢州聞陜西已破李彥仙既死乃退軍於盧氏縣

二十四日丁卯虔州軍亂　隆祐皇太后既到虔州百官及官司所有之物盡散失衛軍求請唯得鈔折二錢市中買物不售軍與民相爭鄉民皆喧言曰何人來壞了我州府遂以搶刺軍士有傷者奔入所屯景德寺中被甲執器仗保所居百姓亦被甲執器仗保守坊巷有虔化縣百姓沈立等三百人與百姓相犄角令甲軍出

於寺後轉殺兵民由是鄉兵與將兵及百姓爭門出軍士遂縱火肆掠虔多竹屋煙焰亘天不可向邇鄉兵之首領陳辛率衆數萬圍虔州太后震恐赦其罪不聽縢康劉珏楊惟忠皆坐視其亂而不能禁先是胡友犯臨江軍楊琪與戰不勝遂陷臨江軍至是友以其衆復至虔州及陳辛戰於城下破之遂觧圍張中彦在吉州聞難不顧　劉可為其黨所殺劉超據荆門軍　劉可者沒角牛楊進之徒黨進死其衆以可為首轉寇汝蔡隨

唐信陽之間屢與桑仲戰皆不勝為其徒黨所殺遂推劉超為首以據荆門軍劉可劉超所過井邑皆墟人無噍類

二十五日戊辰車駕幸温州駐蹕於江心寺　京城留守程昌禹退還蔡州　程昌禹為京城留守在京城凡四月隨行軍吏無糧食不可留遂還蔡州上官晤權留守事　金人登楚州城不能入復退去　趙位在楚州專為戰守之備金人達蘭以數萬人圍城修治攻具以

讎歲十二月攻城之南辟立親作旗頭引衆出戰金人來占砲地立與戰却之凡十月餘不能占砲地有淮陰縣百姓左彬者為隊長部民斸壕於城下有金人勇將擐甲馳馬掠壕而過彬以刃追逐之金將勒囘馬迎敵而彬與戰於野良久金將去立適在城上見之問其姓名補以官使為親隨立每出戰彬必隨之屢立奇功金人凡攻四十餘日立親出戰者四五十次金人以砲連擊三敵樓而破之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斫作鹿角以

鹿角槎定城破處兩頭又下修月城以裹之月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内置鎔金人無路可入在城上立者如植城外立洞子數十皆藏兵候可進則進登城不能措手壅隘不可上爭自月城中入立命潑金汁焚其柴薪燒死者一二百人自是金人以不能入而退還守孫村蒲壽河大寨時時以鐵騎數百人出沒於城下以掠取尋糧採薪者故城中之人皆不能出而糧薪日以罄竭矣

二十七日庚午李成陷六安縣　李成攻陷六安軍水寨下寨於郭界步置碓磨於十八倉以其衆攻六安軍不克是時安豐縣土豪孫暉統率鄉兵保守安豐塘羣寇不能攻

三十日癸酉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當如何措畫及當如何處駐蹕汪藻上疏　疏曰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敵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各當如何措

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我國患難雖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敵國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甚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極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中國堂堂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

外敵長驅去部落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絶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如海倀倀然未知税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御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瓊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臣有韓琦文

彦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於敵兵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賜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寛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曽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

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真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閻遽狼狽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敵性驍勇不攖其鋒猶懼屠戮況已憤惌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徒反旋軍空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焉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

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𤫊隷杜充其措置豈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𤫊併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為杜充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𤫊卒不

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相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瓊使之也失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惲臺諫之言日夜皇恐席藁負鑕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敔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温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逃奔山谷數百

里閭寂無人煙韓世忠逗遛秀州放軍肆掠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粮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名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瓊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

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為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志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之主耶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内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江淮

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幸蜀則金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解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鬬志方無事時則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

非其上此尤可罪臣比至黄岩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
中降指揮云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既欲遁而陛
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鬬猶懼不前况令之使
遁也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
臣竊觀今日諸将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
瓊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瓊
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
軍獨可賞其将士耳所以移軍輙遁者俊也罪亦何逃

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葢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思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馬足以為恩況此曹平時饜飫於擄掠之資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

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日諸將之才視之何如哉所成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故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浚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効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習至此陛下已不

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振恐動而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

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言則敵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浙江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遺史曰

汪藻之疏可謂切中時病矣獨不當分曺植黨陰庇杜充之罪夫杜充以宰相統兵守大江固金陵一旦失利乃曰罪在兵將寧有此理況杜充未嘗出戰而藻言杜充力戰於前言不由衷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嗚呼分曺植黨今日之大弊議論所以不公事功所以不成者葢在此也　是月京城留守司辟牛臯充本司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　牛臯汝州弓手也聚衆與金人戰以戰功補官累遷武翼大夫榮州刺史為招撫司中軍

統領建炎三年冬金人再蹂京西皋凡十餘戰皆捷加武節大夫果州團練使至是留守司辟為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刑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六